

人间地狱

蔡茂友 夏天阳 主编



日本蜚蜚派社会小说

京 华 出 版 社 1994·北京

人间地狱

蔡茂友 夏天阳 主编

京华出版社

(京)新登字 2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地狱/蔡茂友,夏天阳主编. —北京:京华出版社,
1995.8 重印

足本鸳鸯蝴蝶派社会小说

ISBN 7-80600-116-6

I. 人… II. ①蔡… ②夏… III. ①长篇小说:章回小说-
中国-近代 IV. I 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2352 号

责任编辑:吕 莺

封面设计:文 等

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07 北京张自忠路 3 号东院)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2.25 印张 212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01—15500 册 定价:12.00 元

足本鸳鸯蝴蝶派小说 丛书编委会

主	编:	蔡茂友	夏天阳	
常务副主	编:	季培勋		
副主	编:	周成璐	陈筱平	余红松
编	委:	邹民生	邹文	王士雄
		文凡	杨文激	周志俊
		肖滔滔	夏舜尧	杨家驥
		丁万家	周维强	曹书文
		艾比拜		

序

谈及现代通俗文学，不能不使人想起半个多世纪前风靡文坛并且对后来港台通俗文学有着深刻影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和作品。

鸳鸯蝴蝶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它源于清末，盛于民国初年。此派作家大多受西方文学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以擅写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而区别于其它文学流派。其作品通俗易懂，文笔优美、辞藻华丽、注重生活情趣，既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学的风土情调，又带有浪漫主义的田园牧歌情调，为中国文坛注入了一股温馨的空气。正是这种创作风格，使他们获得了“鸳鸯蝴蝶派”这一富有诗情画意的美名。

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以中篇小说为主。按内容可分为社会小说、黑幕小说、武侠小说、神怪小说、传奇小说、宫闱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家庭小说等多种，其中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正是今天港台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的滥觞。

早期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多为爱情小说，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生命未可预知的探寻和对爱情的主观诠释，如《鸳鸯结》、《柳暗花明》。中期则出现了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这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在学习西方文学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以程小青“霍桑探案”最具代表性，后期出现了一批反映现实、暴露社会黑暗面的社会小说和黑幕小说。

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鸳鸯蝴蝶派作品过多地强调了文学的娱乐功能，忽视了发掘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度，有些作品甚至脱离现实，玩味于男女情爱之中，这使鸳鸯蝴蝶派作品成了道德人士抨击的靶子。然而思想内容上的缺陷并不能抹杀鸳鸯蝴蝶派作品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

为了使今人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鸳鸯蝴蝶派，了解那个年代的那个社会，我们编选了这套丛书，所选小说为鸳鸯蝴蝶派作品中的精华。按其内容，分属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黑幕小说、宫闱小说六大系列。如果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角度窥览到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奇妙之处，则幸莫大焉。

编 者

一九九四年九月

人间地狱(原名《上海春秋》)

● 包天笑 著

目 录

序.....	(1)
第 一 回 运谋设计树上开花 断戚灭亲瓮中捉鳖.....	(1)
第 二 回 诉哀肠呢喃寻旧燕 翻辩舌宛转劝归鸿.....	(19)
第 三 回 月夕风晨狡童调艳牌 陌花路柳旧侣遇狂奴.....	(28)
第 四 回 游戏场得意射雉媒 脂粉狱同心寻鸳侣.....	(37)
第 五 回 春光漏泄旧仆返扬州 星夜驱驰慈亲来沪渎.....	(46)
第 六 回 吞去吐雾狼狽吃虚惊 究叶寻根葭莩谈旧谊.....	(55)
第 七 回 回嗔作喜阿母入牢笼 反主为宾乃郎受供养.....	(64)

第 八 回	娇妇慈姑居然沆瀣 剧场餐馆小作遨游	(73)
第 九 回	柳太太深宵开谈判 石奶奶垂暮理梳妆	(82)
第 十 回	朱三姐弄神兼捣鬼 湘七姨息事欲宁人	(91)
第 十 一 回	枕边衾底盟约初成 饭罢茶余寂寥难遣	(101)
第 十 二 回	冤家路狭忽惹缠绵 怨耦缘乖平添愁恨	(110)
第 十 三 回	叹飘零贫女堕平康 穷究竟娇妻施鞠讯	(118)
第 十 四 回	密讯追踪车厢邂逅 分栖小住湖馆凄凉	(126)
第 十 五 回	垦土济民借开奖券 伤人越货莫戢盗风	(135)
第 十 六 回	黑弹枪声汹汹来暴客 红窗灯影絮絮话良人	(144)
第 十 七 回	履公廨闺秀作旁听 入娼寮盗儿恣淫欲	(153)
第 十 八 回	夺枪械猛扑缉私船 劫金珠泄仇旧宅	(162)
第 十 九 回	小强盗丧失渡华界 大官僚虐婢到英庭	(172)

第二十回	浪荡子脂粉作生涯 淫乐友金钻夸家世	(181)
第二十一回	芳筵絮语身入玄中 旅邸花符喜生望外	(191)
第二十二回	故作招摇名姬游都市 强为欢爱大盗弃戈矛	(202)
第二十三回	妙手空空大人豹隐 虚情种种公子狐疑	(212)
第二十四回	韩小姐新婚逢学者 周少爷妙舞得情人	(221)
第二十五回	接人移花家庭成市肆 拽罗披绣姑妇入商场	(232)
第二十六回	守株待兔娇媳赚慈姑 逐水戏鸳荡儿迷艳女	(243)
第二十七回	逆旅销魂双栖惊野鹭 投机落魄一去作冥鸿	(253)
第二十八回	藏娇有屋屏镜深沉 避债无台囊金羞涩	(263)
第二十九回	爱女儿牺牲养老金 买孩子研究贩人术	(273)
第三十回	附胜膻密集比青绳 贪便宜飞翔逢白鸽	(282)
第三十一回	聚密室鸦儿方成队 闹比邻燕子却藏窠	(292)

第三十二回	打花会痴愚寻好梦 翻土案邻里泄深仇	(302)
第三十三回	新事业群兴电影院 阔绅商齐赴霞飞宫	(312)
第三十四回	昧规则乐场初鼓掌 占温柔舞伴喜骈肩	(322)
第三十五回	绰约冰肌微揎舞袖 横陈玉体羞卸春衣	(331)
第三十六回	相客盈门千金窥颦笑 讨人索债一字费推敲	(340)
第三十七回	银幕珠灯明星灿灿 歌衫舞袖香雾沉沉	(349)
第三十八回	负鸳盟幽潜署密字 兴雀讼慷慨助巨金	(358)
第三十九回	寄鸾笺可怜闺里月 裁鸳锦谁作嫁时衣	(367)
第四十回	书中人都成新眷属 海上客归结小春秋	(375)

第一回 运谋设计树上开花 断戚灭亲瓮中捉鳖

忽忽光阴，已到了民国十一年秋天。那天是十月十五日，正是旧历的中秋。虽然中华民国也追随了欧美先进各国，已改为阳历，可是那个旧历观念还深固的盘踞在社会心里。前几天上海起一种谣言，说是黄浦江要发大水，河里的水要比岸上高十丈。当时上海租界上的规矩，不能把棺材停在家里，因此湘老七的娘死了三天之后就预备出殡。

且说这湘老七原是堂子里的一个先生。在上海滩上很是红火了一阵。后来遇着了石牌楼这个财主，决定嫁他，便做了石老头子的姨太太。湘老七却极孝顺她娘，便将她接来一块儿住。石牌楼也不反对。因此这会湘老七主张，仪仗要盛，什么开路神、马六冲、对子马、和尚道士、内外执事、各色亭子、孝子的功布、灵柩上龙头凤尾，色色都要，还要用十六个人抬棺材。到底那石牌楼是前清做官的人，他说：“别的都可以，就是那功布和龙头凤尾，那都是有品级的人方能如此，你要用这个未免太僭了。”湘老七道：“这话我不信。我听得民国时代已经没有什么品级，一概都是平等，还有什么谁可以用谁不可以用的。从前小林绛仙的娘死了不是也用了龙头凤尾？只要有钱，谁还不能使用呢！那个拉胡琴的大头不是开了红白赏器店

吗？我从前问过他，他说民国时代没有什么一定章程，怎么不可以用呢？”石老头子别不过她，只好让她去胡闹。可怜湘老七的娘家没有什么人，虽然她娘还有几个老姊妹，她们的景况却都比湘老七坏。一则湘老七自以为嫁了人，平日不和她们来往了；二则她们自己也不高兴来，却嫌湘老七母女两人待人太刻蓄，所以送丧的女人除了湘老七以外，一个人也没有。幸亏湘老七的姊妹多，说：“我娘面上没有人了，到明天极盛的仪仗后面却没有送丧的人，似乎太没有面子。我已雇了许多汽车马车，请你们大家来捧捧场面。”这许多姊妹平日觉得常常到湘老七家里，夜饭也扰她几顿，此刻她请我们送丧，难道就好回绝吗？这时她们便和吃喜酒一般，大家打扮得齐齐整整素素净净，到湘老七家去送丧。

且说湘老七娘出殡的那一天，恰巧是个礼拜日。她的报丧条子到处乱飞，连过去堂子里最要好的妹子秀宝那里也送了一张，上面却只有一张红签条，写的是柳逢春少爷陆秀宝小姐，可谓不伦不类。后来湘老七又叫人找了一个电话来，意思也要叫秀宝去送丧。秀宝本当要去，但是自己自从与石牌楼的侄儿柳逢春好上之后在外同居怀孕觉得这个肚子大了，有些儿不好意思。其实那时候也不过三个月的身孕，要是不说穿人家也瞧不出，只因为她自己疑心了这肚子，觉得越看越大。只得说我实在有病，不能来了，但柳少爷是必来的。劝劝七阿姐不要太悲苦，不要哭得太厉害，自己身体也要紧的，过一天我再来望她。那天秀宝就催促小柳到湘老七家里吊孝帮忙，小柳起初还不肯去，秀宝说：“你这个人怎么如此的？这不为面上，是为你的姑丈面上，你也该去磕一个头，帮帮忙。将来你仰仗姑丈事很多咧。”小柳方始去了。湘老七甚为感激，因为女客有了，男客还是很少。这天小柳去帮了一天的忙，石牌楼也赞他很灵活。虽然秀宝没有去，女客送丧的已有十一人之多，一个个打

扮得淡妆素服，大出风头。她们穿的白衣白裙都是身材紧窄，十分飘逸，人家瞧了不是《白蛇传》里的白娘娘，便是《蝴蝶梦》里的庄子夫人，坐在送丧的马车里，只是叽叽呱呱的笑。这一天湘老七的娘出殡特到工部局里领了照会，行经大马路。大家说：“看大出丧啊！大出丧啊！”大家以为不是前清尚书阁老的太夫人，也是民国总理总长的老太太，及至在功布里把湘老七娘领养的义子蒋保根张了一张，说只有一位少爷，年纪还轻咧，这位老太太真是好福气。一路看大出丧的人很为拥挤，路上有两位先生却在那里谈论。一位先生道：“现在上海滩上大出丧也太多了，不论阿猫阿狗都是大出丧。前天某宅有位公子，因为他的一个心爱的姨太太在堂子里讨了来不到两年就死了，也是大出丧，这就不该了。像这位老太太年高德劭，那就应该生荣死哀一下子了，也不知是守节抚孤，也不知是教子成名，才得死后有这个荣显。你不见他的龛灯上是写着蒋府，不知是哪一家蒋府。”一位先生道：“现在只要有几个钱，谁还不能大出丧？你不瞧见吗，当包打听的也可以大出丧，当白相人的也可以大出丧，这一家也不知是什么路数。但是我却赞成大出丧。”那位先生道：“这是什么意思？”这位先生道：“你有所不知，每一次大出丧捐旗打伞的就要用不少人，这班小瘪三叫花子就有事做，一天也可以得到几个铜板，聊以果腹。”

不言路人谈论，且说湘老七的娘的灵柩暂厝新闸路平江公所，是每年出几十块钱的一个很优异的地方。原来上海地方不但是活人住的地方贵，就是死人住的地方也随之而贵，不但是那个市廛热闹之区有人满之忧，那各公所各会馆也早已有了尸满之忧。因此上海的一班长袖善舞的商人，知道有一种求过于供，应该做一种投机事业，便开了不少的死人旅馆，倒也很可发财。你想这活人旅馆一间屋子里只能容一个人，或者多至两个人，那死用旅馆一间屋子里就可以容多少的死人。活人还有

种种应用的器具和一切的动作，如吃饭、睡觉、洗澡、撒屙之类；死人是一动不动的在那里，也不会糟蹋你房主人屋子，这是何等安静的房客啊！活人欠了房租，房主人如把他驱逐出去，他们却要抗议；死人欠了房租，起初也追追那死人的亲属，倘然那亲属置之不理，也就老实不客气用杠棒绳索把那死人连他附身的棺木竟抬到义阡上去了。因此这几年来，上海地方什么公所什么会馆开得不少，细考一下究竟都是死人旅馆，专门造了房子给死人住的。像平江公所便是一种高等的死人旅馆，宛如活人住的东亚、大东、一品香、远东之类。

闲文少叙，且说湘老七的娘出殡到平江公所，十分热闹，连路祭也有好几处，都是湘老七损资托人办的。可谓盛极一时。到得回吉以后，湘老七便给她兄弟开谈判。说她娘连年以来也都是空的了，稍微有点首饰，病中用去一半，丧中用去一半。就是你姐夫也贴得不少，我是没有钱的，但是这一番也把一副钻镯兑了四五百块钱贴在里头用了。蒋保根道：“我记得娘有一笔款子交付姐夫存庄生息。从前有个折子，藏青色的面，，还贴上金纸，上面写着蒋太记三个字咧。”湘老七鼻子里冷笑了一声道：“此刻还有吗？早就用完了。这是一个活存的庄折，老太太今天也取一百，明天也拿二百，你道是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吗？现在姐夫说他垫的钱也不要你还了，我用的钱看娘面上我也不算了，还剩有三百几十块钱，几只箱子自从她死后我也没有开过，不知她还有什么东西，我把钥匙都交给你，你自己去看罢。倘若娘还有什么首饰以及私房，那是你的造化了。”蒋保根起初听得姐夫垫了多少，阿姐又用了多少，好像要向他索欠一般，后来听得他阿姐说出还有三百几十块钱多，他心里先自一定。他想，我成百的洋钱久已没有看见过了，现在居然有三百几十块钱，当然可以好好儿的一用。还有娘的箱笼物件，里面也不知有多少，就是没有私房，至少

也值一千多块钱，那就不够我几个月的消费吗？他嘴里不说，心里却打这个主意。湘老七又道：“不过，我有一句话要跟你说明，从前因为娘没有死，你姐夫讨我的时候预先说定了的，我只有一个母亲要住在一块儿的。有约在先，他也不敢说什么。如今娘已死了，情形与前不同。你又不争气，从前做出这个事来，我是很要争气的人，他们屋里的人都是狗眼看人低，动不动就说我们是堂子里出身的人，再要落一些什么在他们眼睛里，更要给他们一个嘲笑的材料了。我劝你另外租一间房子，把老太太的东西都搬了去。最好做了一个亲，男勤妇俭做起人家来，我们姓蒋的祖宗羹饭也有了，何必要依傍人家呢？”蒋保根道：“搬出去就搬出去好了，省得以后多噜嗦。”其实蒋保根也情愿搬出去，他的意思是一种不长进的意思。他想，住在一起倒被他们监视着，有种种的不方便，不住在一处，我要怎样便怎样，可不是自由的多吗？湘老七道：“那么你倘若要搬出去的，快些儿去看房子，愈快愈好。等老太断了七座台，就移到新屋里去了。”这时蒋保根把他娘的箱子只只打开，哪里有什么私房什么首饰，连几件值钱的细毛皮货也没有了，只留着几件老羊皮衣服，有皮无毛的灰鼠、不值钱的珠皮及假银鼠倒也有几件，此外都是那些古董衣服。却发现了一只拜匣，蒋保根很为欢喜，以为拜匣里总有什么东西了，开出来却见有几个钱已付清的存折，人已死过的借据，最后捡着一张自己的卖身文契，其余虽然有些破旧断折的东西，没有一样可以值钱的。蒋保根自然有些失望，幸亏他的欲望不大，就是这三百多块钱几只破箱子也似出于意外的一般。居然也看了人家一间客堂楼，把那东西搬了过去。自己还是天天到那燕子窠里来。

且说那个燕子窠近来生意倒很发达。那个老板姓杜，表字乐仁。他的老子在前清时代做过道台，因为贪赃枉法，罢职回乡，却就在上海住了。看官们要知道，这贪赃两字到如今没有

一个定论，贪几十两银子、几百两银子也是贪赃，贪几十万银子、几百万银子也不过一个贪赃。凡是以做官起家发财的哪一个加不上贪赃两字？偏偏这位杜乐仁的老子贪赃的本领不高，把那中国做官法门最要紧的一种科学贿赂学不甚十分研究，为了一千多两银子的小贪赃案把功名革掉了。不过在前清时代五六十年以前一千多两银子的赃款也不能算小，不比到民国时代那些军阀家动辄资财一千万元，这就把一千多两银子看得如太仓一粟了。那杜乐仁的老子单单生下杜乐仁一人，小时节非常溺爱，也不大拘束他。到了年长时候也不曾好好读书，从小就给他捐了一个功名，预备将来还是仕途中人物。本来他宦囊无多，就只在上海买了一所房子居住，不到几年也就归道山了。要是在别人呢，贪赃枉法回来的，在上海做一个寓公，人家一样的尊敬他，他也一样的摆架子，一样的可以干涉种种事情，一样在交际社会高谈阔论。杜乐仁的老子未尝不想如此，无奈他一则运气不好，二则人缘不佳，因此挤不上那个废官社会里去。杜乐仁的老子临死的时候，吩咐他的儿子：把上海那所房子卖掉了，就回到家乡去住。他也知道这位贤公子一无能耐，上海地方又不经几年的消耗，可是这一座房子也早已押在人家，以上海连年地价的增長，现在或是找绝或是出卖，还可以多一万几千块钱，到乡下去买几十亩田，省吃俭用尚可以敷衍度日。无奈这位少爷不听老太爷遗嘱，他是个嫖赌吃喝样样占全的人，更捐上一个芙蓉城主人头衔，还讨上一个素有烟癖的姨太太唤做金凤仙，他哪里还肯回到乡下去做那“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事业？房子果然也卖掉了，一万几千块钱也不够两三年的挥霍，渐渐的把所有零碎东西今天卖一样，明天卖一样。他的母亲倒是好福气，在老太爷故世的前一年死了。他的夫人倒是个名门之女，瞧他神气不对，带着他八岁一个的儿子住在娘家和他断绝往来，让他们去闹去。只是这位姨

太太很忠于他，却是效死弗去。起初呢，一灯一榻，望之如仙；到后来，半冻半饿，看来像鬼，实在是捱不下去了。幸亏他的烟友很多，他那里的烟也还好，他和这位姨太太也是前世的姻缘，像陈老六断帖子的这许多烟愚弟一商量，说我们横竖别地方也要去吃烟的，倒不如照顾杜乐仁去。一则大家和他是老朋友，而且他也是一个好出身，瞧着他如今常常的夜饭米也捞不着，着实可怜。二则他住的房子倒也还安静。在一个弄堂角底里，房子虽不宽畅，也可摆两三只烟榻。听说他那个同居人家要搬场了，要他租了下来就成了，我们大家贴补他些。还有一样便利之处，他虽然有家眷，可是他这一位姨太太从前我们也一向都认得的，况且是在堂子里出身，并不要什么避嫌：一榻吃烟就一榻吃烟，说说笑话就说说笑话，这也觉得随俗了许多。和杜乐仁一说，杜乐仁说：“承诸位照应我，我哪有不愿意的。但是我没有这许多器具。”大家说：“我们既然帮你，自然要完全帮成功。缺少器具，我们那里借些好了。”

从此以后，杜乐仁的燕子窠就悄悄地开幕了。开幕以后，生涯很好，可称得“榻上客常满，盘中烟不空”。还有别处地方来挑膏的，也络绎不绝。除了杜乐仁和他姨太太两人的自吸以外，连那房钱吃用都在里面开销。到他那里吸烟的人倒都是上流社会人多，其次就是不上不下却在上海滩上有势力的人。这里头商人也有，官场也有，医生也有，律师也有，报馆记者也有，还有许多年轻子弟，家里不能吃烟的便到这里来过瘾，因此燕子窠倒渐渐发达起来。后来这位金凤仙又想出个法子来，说添几个女榻，就在她自己房间里。果然也有堂子里的信人，公馆里的太太以及各种社会的内眷上这燕子窠来。这个女榻也不过一种名目罢了，到底也不是那古人说的男女不同席，可是因为添设了个女榻，生意越觉好起来了。湘老七母女一向也和金凤仙认得，他们的燕子窠也曾经光临过，后来到了石碑